

南

史

一五

列傳第四十八

南史五十八

李

延壽

韋叡

兄纂

正子載

闡

叡子放

孫繁

鼎

正弟稜

稜弟黯

放弟正

裴邃

邃子之禮

子忌

之禮

兄子之高

之高弟之橫

之高弟之平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世爲三輔著姓祖玄避吏隱
長安南山宋武帝入關以太尉掾徵不至伯父祖征宋末
爲光祿勳父祖歸寧遠長史叡事繼母以孝聞祖征累爲
郡守每攜叡之職視之如子時叡內兄王愷姨弟杜惲並
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愷惲叡謙不敢對
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幹國家成功業皆

莫汝逮也外兄杜幼文爲梁州刺史要叡俱行梁土富饒
往者多以賄敗叡雖幼獨以廉聞宋永元初表顗爲雍州
刺史見而異之引爲主簿顗到州與鄧琬起兵叡求出爲
義成郡故免顗之禍累遷齊興太守本州別駕長水校尉
右軍將軍齊末多故欲還鄉里求爲上庸太守俄而太尉
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建鄴人心惶駭西土人謀
之叡曰陳雖舊將非高人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天下真
人殆興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梁武及兵起檄至叡
率郡人伐竹爲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帝見叡
甚悅撫几曰佗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師

剋郢魯平荊湖叡多建策皆見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上
難其人久之顧叡曰棄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日
以爲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垂十
萬閉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於牀下而生者寢
處其上每屋盈滿叡料簡隱卹咸爲營理百姓賴之梁臺建
徵爲大理武帝即位遷廷尉封梁都子天監二年改封永
昌再遷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魏遣衆來伐叡率州兵擊
走之四年侵魏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
守馮道根攻魏小岨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
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請還授

甲而後戰。叡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案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即此是也。」乃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肥。叡先攻二城。旣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師克在和，古人之義也。」因戰破之。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

城於岸守之魏攻陷城乘勝至叡城下軍監潘靈祐勸叡
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丈叡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
却因令取繳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不
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勵衆軍魏兵鑿堤叡親與爭魏軍
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
城潰俘獲萬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初胡景略與前軍趙
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齧其齒齒皆流血
叡以將帥不和將致患禍酌酒自勸景略曰且願兩武勿
復私鬪故終於此役得無害焉叡每晝接客旅夜筭軍書
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

之所至頓舍脩立館宇藩籬墉壁皆應準繩合肥旣平有
詔班師去魏軍旣近懼爲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
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
州於合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
於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
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叡會焉賜以龍
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叡自合肥徑陰陵大澤
過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鐘
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
旬日而至邵陽初帝敕景宗曰韋叡卿鄉望宜善敬之景

宗見叡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於景宗營前二
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
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乃募軍士言文
達洪騏驎等齎敕入城使固城守潛行水底得達東城城
中戰守日苦始知有援於是人百其勇魏將楊大眼將萬
餘騎來戰大眼以勇冠三軍所向皆靡叡結車爲陣大眼
聚騎圍之叡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衆
矢貫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旦元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
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甚憚其彊魏軍又
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

驚轂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為兩
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轂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
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為水軍會淮水暴長
轂即遣之鬪艦競發皆臨賊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
而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樹又漂疾倏忽
之間橋柵盡壞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
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走魏軍趨水死者
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為囚奴猶數十萬
轂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荅但叫曰更生更生
帝遣中書郎周捨勞軍於淮上轂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

謂叡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矣以功進爵爲侯七年遷左衛將軍俄爲安西長史南郡太守會司州刺史馬仙琕自北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是時元英復追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帝亦詔罷軍十三年爲丹楊尹以公事免十四年爲雍州刺史初叡起兵鄉中客陰雙光泣止叡叡還爲州雙光道候叡笑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叡於故舊無所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板縣令鄉里甚懷之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徵拜護軍給

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武帝甚禮敬之性慈愛撫孤兄子過於己子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後爲護軍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爲人因畫之於壁以自玩時雖老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叡每坐使稜說書其所發擿稜猶弗之逮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衆俯仰所行略如佗日普通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未拜卒於家年七十九遺令薄葬斂以時服武帝即日臨哭甚慟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嚴叡雅有曠世之度泣人以愛惠爲本所居必有政績

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
被服必於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
進止與裴邃俱爲梁世名將餘人莫及初邵陽之役昌義
之甚德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
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
時與羣帥爭先啓之捷叡獨居後其不尚勝率多如是世
尤以此賢之叡兄纂闡並早知名纂仕齊位司徒記室特
進沈約嘗稱纂於上曰恨陛下不與此人同時其學非臣
輩也闡爲建寧縣所得俸祿百餘萬還家悉委伯父處分
鄉里宗事之位通直郎

叡子放字元直身長七尺七寸腰帶八圍容貌甚偉襲封
永昌縣侯位竟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人所稱大通元年
武帝遣兼領軍曹仲宗等攻渦陽又以放爲明威將軍摠
兵會之魏大將軍費穆帥衆奄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
二百餘人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單騎擊刺屢折魏軍洵
馬亦被傷不能進放胄又三貫矢衆皆失色請放突去放
厲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爾乃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士
卒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遂北至渦陽魏又遣常山王元
昭大將軍李粲乞伏寶費穆等五萬人來援放大破之渦
陽城主王偉以城降魏人棄諸營壘一時奔潰衆軍乘之

斬獲略盡禽穉弟超并王偉送建鄴還為太子右衛率中
大通二年徙北徐州刺史卒於鎮謚曰宣侯放性弘厚篤
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穆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
一室卧起時比之三姜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
因指為昏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
放常贈卹之及為北徐州時有貴族請昏者放曰吾不失
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

舊子粲

粲字長倩少有父風好學仗氣身長八尺容觀甚偉初為
雲麾晉安王行參軍後為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

容吳郡張率前輩才名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及王為皇太子粲自記室遷步兵校尉入為東宮領直後襲爵永昌縣侯累遷右衛率領直粲以舊恩任寄綢繆雖居職累徙常留宿衛頗擅權証倨不為時輩所平右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大同中帝嘗不豫一日暴薨皇太子以下並入侍疾內外咸云帝崩粲將率宮甲度臺微有喜色問所由那不見辦長梯以為大行幸前殿須長梯以復也帝後聞之怒曰韋粲願我死有司奏推之帝曰各為其主不足推故出為衡州刺史皇太子出餞新亭執粲手曰與卿不為久別久之帝復召還為散

騎常侍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倍道赴援至
豫章即就內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敕安
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
抵地曰賊已度江便逼宮闕水陸阻斷何暇有報假令無
敕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
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分麾下配弟八弟
助弟九弟警為前軍粲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蕃鎮江州去
都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先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
闕鎮今宜張軍聲勢移鎮益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
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

以輕舸就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
萬餘人至橫江粲即送糧仗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
士先是安北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
與其世子嗣帥江西之衆赴都屯于張公洲待上流諸軍
至是之高遣船度仲禮與粲合軍進屯新林王游苑粲建
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高恥
居其下乃云柳節下已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決
粲乃抗言於衆曰今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推柳司州者
政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
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